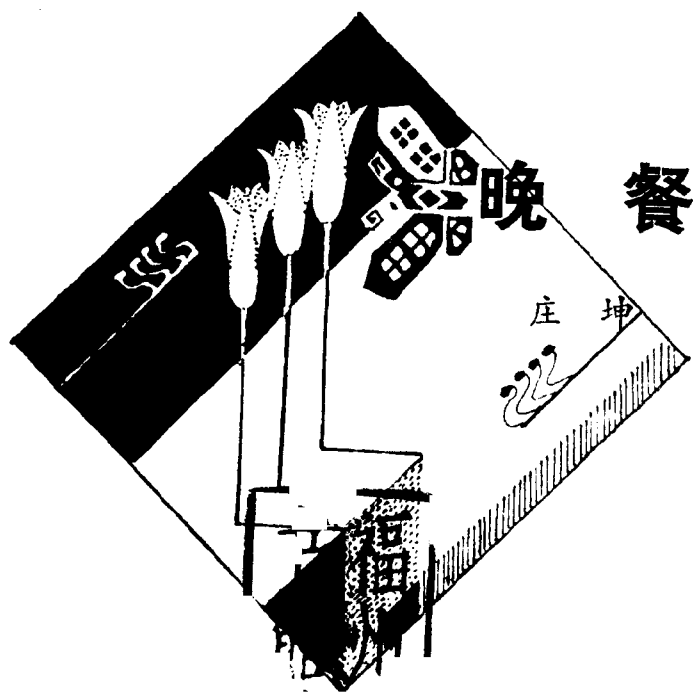




晚 夕

庄 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九·呼和浩特

晚 餐
庄 坤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字数:116千 插页2

1979年9月第一版 197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2,400册

统一书号:10089·158 每册:0.40元

目 次

走向美好生活·····	(1)
围攻疯狼·····	(14)
抓夏膘·····	(22)
沙漠之春·····	(28)
流送车间冯主任·····	(41)
搭车·····	(54)
奔向草原·····	(62)
一群种地的蒙古人·····	(73)
一张额吉的照片·····	(81)
丹巴获得枣红马·····	(88)
晚餐·····	(102)
我们的乌兰牧骑·····	(110)
锡林郭勒盟漫记·····	(141)
编后记·····	(171)



走向美好生活

云彩在时刻发生变化。一棵浅绿的榆树生长在黄色的沙丘之上，只有那炎热的阳光才使它的枝头闪起明晃晃的鳞光。

中午，司琴高娃静静地坐在河边的青草地上，那河水的优美、柔和的声音，使她清醒过来。远处，传来马蹄声。吉热格拉在草原的那边出现。

他们没有象初恋时候那么紧张热烈，也没有高声大喊地叫对方的名字。吉热格拉只是很平稳地骑在马上。而司琴高娃也只是一边注视羊群一边在拣起牛粪。这里是他们互相认识的地方，他们曾经把羊分开放在东西两边，然后互相依偎地坐着谈天。一个问：“那永不坏的银碗是什么啊？”一个答：“是月亮。”又一个问：“那孔雀的羽毛为什么特别漂亮？”又一个答：“听说原来那羽毛是鸡的。”在这里他们还曾谈过聪明的国王，谈过一只蓝色的小鸟，也讲过世界三大困难的故事。至于倾吐彼此身世和今后的希望，那就不知

道多少遍了。

吉热格拉自己说他七岁就没有父亲母亲，十五岁给人家当奴隶。又说，他的主人名叫毕力格，有三十四个奴隶，奴隶中有两个跟在主人身边，两个放羊，三个作饭，一个挑水，两个打柴，其他就是作些临时活儿，而他自己却是一个拣粪的。每当他和司琴高娃谈到这段他生命中属于苦难生活的时候，他显得非常激动，的确他对司琴是丝毫没有隐讳的。而司琴每逢听他谈起这些事儿，总是默默不作声，只从心底感受到他的忠诚。但有时也会发现吉热格拉夹杂着些微的悲观情绪，可是她立刻又会转到了一切都会变好的向往之中。她对于他的劳动感到满意，对于他会讲故事，会说笑话，以及会给别人治病，感到钦佩。

司琴高娃对吉热格拉说，她是从小就被父母逼去嫁给索亚做小老婆的，她坦率地叙述那不幸的生活。有时她愤慨地说：“我除了肩上没有套上牛车子，背上没有背上马鞍子，他家的活我什么都干了。而这样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倒还落得满身是伤痕啊……”

“到区政府那天，索亚用两颗白眼珠盯住我，最后他向区干部说：‘同意离婚！’这样区政府就判决我们离婚了。”

过去许多生活的苦恼从司琴高娃嘴里倾吐出来。“象一条狗，”她说，“白天忙得不可开交，黑夜就象一只牲口躺在潮湿的一边。我不愿意过那生活，把声音都喊哑了，想尽了各种各样的办法，使用过刀子，使用过腰带，准备结束自己，但又遭到了毒打。”她一边说一边愤慨地骂：“他是个流氓，是个畜生，在他那里生活，我永远穿着冻冰的靴子，做着沉重的活。我的兄弟向他们提出责问，但他使钱使势，叫我屈

服。幸亏解放，幸亏共产党，要不，我至今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哩。”

在那河边，在那广阔的草原之上，在那沙丘榆树之旁，他们是如此亲切地相互依偎着，互相爱恋着。

有一天，吉热格拉知道司琴高娃放羊准定经过舍德布家，他就先到达那里。果然，司琴高娃穿了一件又旧又有油腻的绿色的蒙古袍，头上蒙着一条不很鲜色的粉红布头巾，她远远地来了。

当她走进蒙古包抓起瓢子伸手到水缸取水时，吉热格拉说道：“没有想到你还这样喜欢喝白水和冰汁呀！”司琴高娃意识到这是别有用意的话，便抬头睁起乌黑的眼珠说道：“那你为什么不早准备热茶哩，有热茶我自然就不喝冰汁了。”这话使主人舍德布的老婆感到不好意思，忙说道：“这我太对不起了。”吉热格拉便改口辩道：“你忙啊！”司琴高娃又说：“她忙，你可不忙呀！”两个开了一顿玩笑，吉热格拉竟恭敬地起身拨火烧起茶来了，并自言自语：“现在哪有男人不劳动的啊！”司琴高娃听出这话的味儿，便又说道：“这思想里就有问题。”引得舍德布老婆哈哈大笑。但由于她觉察出来他们是约会，便背上一个筐子出去捡粪去了。

蒙古包里留下了他们俩。

“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开始在一起生活呢？”吉热格拉端茶给司琴高娃。司琴高娃此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停了好久，她才脸红地说：

“这得好好地考虑考虑啊！”

她随即拿了一面镜子，照了一照自己的圆脸，擦了一擦

颧骨上的灰尘，她感到青春的热力在她自己的脸上燃烧。而那经风吹日晒的劳动健康的褐红色，又使她微微感到骄傲。她嘴里哼着：“党领导牧民在前进……。”

火炉里燃烧着干燥的牛粪，蒙古包的空气在膨胀。一块牛粪在炉旁冒烟，司琴高娃放下镜子把它弄进炉中。吉热格拉移动位置和她并排坐在炉前。司琴高娃轻轻地问：

“你从你哥那里得到多少羊呀？”

“三十只，一头母牛，一条小牛犊，还有一匹马。”

“得好好地饲养它们，多看着点，不要麻痹大意，现在羊痘正在流行哩！”

停了一会，她又仿佛记起了什么似的，说道：

“你能不能抽空到阿木古郎去一趟，买三尺红布。我已经给你裁好了一件蓝布袍，就差红布做镶边哩！”

“那不是很容易吗？我叫古德齐捎了就是。”

“还有，你有没有旧的被面子？我有十四尺大白布和五斤旧棉花，我想做一条被子。”

“是咱们结婚的被子吗？”

“你倒想得对。”

“那我就买一个新被面子不好吗？——什么时候结婚？”在同一时刻，他们心中都集中到选择什么日子结婚。

“8月15日怎样？”吉热格拉首先提议。

“为什么？”

“那不是月圆花开，牛羊膘满的时候吗？”

“不，我看9月7日好，那是咱们年年全旗的那达慕大会的日子，在这日子结婚，可以参加那达慕大会，可以和亲戚朋友快乐一天，又可以照一张像片。”

“好！同意！你想得不差。”吉热格拉兴奋地拍腿说。

他们俩人在离开舍德布的家之后，怀着无限兴奋的心情一直到9月7日。

结婚的前一天，吉热格拉把他自己的蒙古包和三十只羊，一辆车，一头牛和一条小牛犊全都搬到那达慕大会会场的一角。在他的右边远一点的地方移来了他的朋友玛西、夫泰、额尔敦的蒙古包，在他的左边的一角又移来了尖森扎布和广德加拉的蒙古包。黄昏，会场主席台的两旁竖立了各种各样的帐篷，帐篷立刻组成了一道长长的街道，这里是百货公司的分销所，合作社的零售店，和来自海拉尔的饮食店，理发馆，妇婴卫生宣传队，种畜展览处，打草机陈列处。而最惹人注目的却是那些准备赛马的儿童在练习各种动作。在跑道的左边有三辆汽车停着，它们载来了一群群远方的客人。在那远方有一长列的牛车，那里还有一群雄狗。恬静的草原由于人来人往立刻变成繁华的市镇了。人们精神愉快地走着。红旗飘扬在绿色的草原上。在洁白的蒙古包尖顶上有黄的、橙黄的、浅绿的和粉红的各种彩旗，它们把草原打扮得如此辉煌灿烂，又如此娇艳迷人。

在那达慕大会开幕的前一天，司琴高娃坐着夫泰的一辆轿车来到了她的朋友玛西的家里，她既没有牛羊，也没有蒙古包，她单身匹马只带了一个包袱，但玛西并不惊奇，因为他早就知道她的过去和现在。

“你们选择这么美好的日子啊！在那达慕大会开幕的日子结婚。”玛西的老婆哈伦以非常的礼貌接待了她。司琴高娃涨红着圆脸亲切地坐在这位老姊姊的旁边。心中感到无限温暖，象是她走遍了荆棘之地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亲友之

间。虽然她知道了这只是她结婚前夕必须寄宿的一夜，但以她一向无家可归，和长期受到苦难日子的摆布，这怎能不使她感动起来呢？她默默地坐在一旁。后来哈伦提醒她：“到吉热格拉蒙古包去看看吧！他简直忙坏了，又是搭包，又是架炉，又是布置。没有一个女人怎能布置好家庭呀！走吧！”

司琴高娃睁起了眼睛，慢慢地站起身来。

当她背着自己的包袱踏进了这个她即将作为主妇的蒙古包门坎之时，她抬头环视了一下，心中充满了喜悦！在她澄清了一些杂乱的思想之后，她立刻变成为一个好像是十分坚强和毫不受旧礼教束缚的女性那样，她动手整理着床铺，叠被子，张贴着吉热格拉即将张贴的图画，挂起毛主席的肖像，把火炉拨燃，切了砖茶。哈伦坐在蒙古包正中，一声声地赞美：

“真是一对好夫妻，两个都结结实实的，有羊有牛有马，日子再好过也没有啊！”

“你想不想装饰一些花啊？”司琴高娃抬头问了吉热格拉，但立即接下去说，“我刚才走过一个草甸子，它离这里不远，就在东边，那里有灯笼花、芍药花、野菊、紫罗兰，还有蒲公英，你能不能骑马去采些来啊！”

“去吧！结婚需要一些花，司琴高娃不会跑掉的，你放心吧！”哈伦在一边赞成一边督促还一边开玩笑地说。

事情进展得很快，新婚的蒙古包布置得和那达慕大会成了鲜对比。有些不相识的人还伸头进来探望，有的还进来坐了一会儿。

第二天早晨，这是全旗那达慕大会开幕的日子，也是司琴高娃和吉热格拉结婚的日子。在照像馆的主人还没起床时，

他们俩就等在一旁了。

“你往这边看！”照像的技师在矫正司琴高娃的脸孔。

“你往这边移一下”。吉热格拉越作越不合照像技师的理想。

终于共同照一张像片的愿望实现了。

结婚仪式是在全旗的那达慕大会的欢腾之中进行的。出于朋友们的热情作主，婚礼仪式采用了新旧合璧。

当那达慕大会会场正播送“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阳”之时，玛西怂恿了哈伦把司琴藏起来。然后他摆出了一副长者的脸孔，使吉热格拉不得不依照这里的风俗来到他家里唱歌并接受了种种对于这个女婿是否聪明和智慧的考试。

当那达慕大会正在举行赛马的时候，吉热格拉的朋友夫泰又按照这里另一种风俗，叫司琴高娃骑上马神速地向东边跑去，这又使得吉热格拉不得不以英雄的气概先射了一箭，然后追奔上去，夺取了她。

人们的热情鼓舞了新郎和新妇，喜欢看这种热闹的牧民实际上也就参加了他们的婚礼了。

晚上，在尖森扎布的倡导下，又来了个新式的茶话会。在毛主席的肖像下，司琴高娃和吉热格拉穿上崭新的衣裳，别着大红花。旗工委书记还讲了话。

夜深了，人们已经尽欢而散，远处传来了柔和的马头琴低音。

司琴高娃坐在她已铺好的低矮的木床上，静静地倾听着：

那简朴之音好象在说话，是用一种真挚无比的语言，是用

一种极其开阔的动人的声调。这温和的语声象在描述她自己的身世：她是怎样地从苦难中走了过来的，她又是怎样经过辛勤劳动和奋斗而获得了果实的。马头琴低音又好象是在赞美她的愉快，赞美她的智慧和幸福。马头琴低音使司琴高娃在眼前呈现了一些形象，那是她自己以及她苦难的女朋友，她们都穿上了华丽的服装，正在舞蹈，正在欢乐，正在歌唱新生活，她知道这是谁带给她们的，是谁用尽心血培育出来的。马头琴低音又好象在分明地告诉她，叫她把思念和回忆变成创造新生活的力量，叫她懂得蕴藏在她自己心上的无限丰富的感情变成为勇敢、坚强和机智，使自己达到完全成为一个矫健的美好的劳动妇女。那马头琴的低音一次又一次地在她的心中得到了回响，这回响慢慢地慢慢地使她感到今夜良宵的可贵，作为新生活的开始，她是光荣而可以自豪的了。

“你在想什么？”吉热格拉走近她，问她，和她并肩坐在床上。

“我在听马头琴。”

“这一定是广德加拉拉的。”

“是的，一定是他。”

“咱们睡吧！”吉热格拉亲热地恳求着。

“不，我问你一句话，你能不能正确地回答我？”

“你说吧！”

“人人都说共产党好，你说共产党对咱们是怎样好啊！”

“哎哟！这可把我问住了……哦！我想……没有共产党解放咱们，你解脱不了索亚，我也就不能和你相识，那就谈不上咱们结婚，你说对吗？”

“对！正是这样，还有？”

“还有我就说不出来了。”

“咱们慢慢想吧！想了就会有很多的……”

结婚以后的愉快生活，使司琴的脸孔渐渐地白嫩起来，她额上的苦难的痕迹慢慢地消逝了。劳动的光彩一丝丝的增添了。她显得胖了一些，声音更加柔和而有韵节。

吉热格拉和她商量着，按照旗工委书记的话，合理地安排婚后的生活——他们打算到东生去参加玛西的牧业社。当时司琴还有些犹豫，她说：“人家要不要咱们呀！”但是吉热格拉却是坚决的。因为他知道玛西早就有扩大社的意思，并曾经暗示过他。在玛西看来，吉热格拉也不算是一个坏的劳动力。而吉热格拉所以看上玛西，第一是信任；第二是他的社发展牲畜很快；第三是可以自己省点心。当然这就是他们的具体条件了。

吉热格拉打算把三十只羊入社，一条小牛犊和一匹马，一头母牛作自留牲畜。对这想法社内没有意见。

新的生活带来新的波涛，新的波涛又不断地冲击他们的新生活。

吉热格拉在社里开始听到了许多闲话：加尔笛说今年是马年，说他看见一匹生格子马在狂奔，所以他认为秋天牲畜抓膘一定不好。夫泰的老婆说尖森扎布的老母亲自私，说她曾经亲眼看见她在抓羊毛时私自搞了一大把毛。广德布有一天告诉司琴高娃，司琴高娃又告诉吉热格拉，说马工额尔敦不负责任，一匹马跑了三天还没找回来。又说夫泰因为分毡没有分到手，把玛西骂了一通，说，如果玛西欺负人，把他当作傻子，他就要退社。后来玛西知道了，就在青年团会议上批评了他。结果大家都说夫泰不对。另外，有些有关妇女的消

息走入司琴高娃的耳朵比走入吉热格拉的耳朵又快又多。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尖森扎布的老婆怀疑尖森扎布在同加尔笛搞关系。而这个问题有人说已经影响了生产和团结了。

在秋天的日子里，司琴高娃最得意的一件事情是她参加了集体劳动，跟大家在一起编扎巨大的牲畜圈，并且已经获得成功，牛群羊群马群每晚歇住圈里，每早从圈里出来。由于集体的力量，这个牲畜圈编得既牢固又宽大。她在扎编时，两手都碰伤了。但她却是十分喜欢这个牲畜圈的，也可以说是她生平第一次见过的。直到现在她一有工夫就去望望。

牲畜圈高高地站立在八个蒙古包之后。她从一个大开圈门走进去，她知道这个羊圈可以装四百只羊。沿着右边一个活门，她走到了喂草圈里面。她微笑地站着，她觉得如果暴风雪从正北方向来时，这圈里的羊有北面的四道柳条笆可以挡住风雪。于是她信步走进了卧羊圈，这圈和前两个圈一样大，她站在一个土堆上，记起了玛西告诉她的话：当暴风雪从东或东北方向来时，她可以把刚走过的圈里的羊移到东边的分群羊圈去，也可以移到最北边的带羔羊棚内。于是她乐乐和和地从左边进去从右边出来。她穿过了羊草场，穿过了骆驼圈、骑马圈、骡马圈、牛棚、带羔羊棚、羊羔房、孕羊圈。最后她在孕羊圈里踢了踢干羊粪。她抬头看那暖房，四周都有土墙。于是她从分群羊圈和犏牛圈里走了出来。这样进去出来，在司琴已不只一两次。而每当她进去出来，她心中总有一种感觉。显然，她对集体劳动和集体智慧已具有无上的热爱，她的脸上浮现着愉快。

冬天，吉热格拉接受互助组的分配，赶三百只羊和一百头牛带了一小壶酒和尖森扎布去走敖特尔。回来他对司琴高

娃说：“走敖特尔的人真苦呀！为了搭棚得想各种办法。有几天晚上根本没睡觉。狼一叫羊就冒了。放狗出去，狗没有回来，我把声音都喊哑了。该死的尖森扎布还睡着哩！后来我就拿棒棍，准备狼来了一棒打死它。”司琴高娃笑问道：

“你真没有睡觉吗？”吉热格拉回答：“真没有睡觉，我要睡觉狼来了咋办？我故意喊着唱着让狼害怕！”司琴高娃又笑问道：“你真没有躺下来吗？”吉热格拉说道：“我躺下来，狼来了咋办？我喊着，唱着使狼不敢来。”

走敖特尔的确是一件艰苦的劳动，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老是念念不忘地提起。有一天早晨他又向司琴高娃说道：

“走敖特尔的人要起得很早，还要勤去看牲畜，黑夜又要起来巡回，碰到要下犊的母牛还得拍拍牛肚，挤挤牛奶，这不是麻烦的事情吗？”司琴高娃笑问道：“吃饭不是更麻烦吗？你们怎么吃饭的啊？”吉热格拉说道：“天不亮就起来，摸黑找着了水桶，可是找不到锅碗，这真是困难的事情呀……。”司琴高娃又笑问道：“那样早起，你不怕冷吗？”吉热格拉说道：“我没有见过今年冬天这样冷。我们带的帐篷上下冻冰，架木烧火，冰化水解，被褥都潮湿起来了。这样你可知道我每天起来都穿的是冰靴呀！不过，我说这话不是向你诉苦。而是为了祝贺我们的牲畜保膘，保孕，祝贺我们春季繁荣。”司琴高娃随即微笑地点点头。

初春，和煦的阳光使沉寂已久的草原开始活跃起来。现在玛西牧业社的男女社员们，都在自己的蒙古包之前来回忙碌着。现在司琴高娃接受了社里一项重大的委托，这委托 是保育幼羔健康成活，保护怀胎母羊安全。她坐在一座专为放幼羔的蒙古包里，她已三天没有洗脸了。在一堆旺火之

旁，她耐心地把母羊拉到跟前，把它所生的幼羔抱在自己的怀里，用感动的声调唱“台糕”“台糕”……然后她将幼羊放下。当她看见羊羔的小嘴正吮上了母羊的奶头之时，她心中如同开花似的愉快起来。在她脚下的许多羊羔随即“咩咩”叫唤。原来规定哈伦是接她的班的，但是她把哈伦分配去帮助夫泰去了，因夫泰有许多羊照顾不来。原来第二天应该是轮到广德加拉的，但是她觉得广德加拉还是切喂产羊的料较合适。于是她命他切豆饼。这使广德加拉眉开眼笑地说道：

“我正着急得没有办法，你这一道命令却把我解放了。”就这样她老呆在这个蒙古包里，坚守着自己的工作岗位。但在这些时日里吉热格拉却着急起来了，一次又一次地跑来叫她。司琴高娃说道：“你回去吧，如果你不能自己动手煮饭，你就到玛西家去吃罢。”吉热格拉气急地问道：“你是羊羔的母亲吗？是母羊生羔子还是你生羔子？你得几天才能离开？”司琴高娃笑说道：“要是我生孩子的话，现在准可以给你煮饭了，可是这是大家的羊羔啊！”吉热格拉说道：“大家的羊羔别人为什么就不象你这样呢？奇怪！”司琴高娃感到自己受委托的责任之重大，不光是对吉热格拉，而且当别人劝她回去时，她也说：“我家又没有孩子吃奶。吉热格拉又不是孩子，他还能饿肚子吗？”显然，集体利益的观念在支持着她，新旧生活的明显的强烈的对比在使她感到自己所做的工作的重大意义。如此，她才能五天五夜连续和五十来只羔羊在一起。但是，艰巨的工作却使她更加美丽了。她不但觉得自己已是社的主人，而且觉得做一个牧业社社员是光荣的。她有条不紊地处理来自努图克兽医诊疗所的三种防治幼羔下痢的药品，她用匙子和水给羔羊灌进去。她做了十个牛

角奶瓶。在火光之下，她抱起幼羔亲切地哺喂它们牛奶。她叫尖森扎布的妻子煮来一桶小米稀粥，她用自己的嘴哺喂十来只消化不良的幼羔。在第四、五天的两个晚上，她觉得可以睡一会儿了。而当她躺下之后，她怀中、手上、胸前、身旁、额角都有她哺喂的幼羔。她睡不着，坐将起来，拍拍羊羔的脑袋，把它抱起来亲脸。于是许多小羊羔都摇着小尾巴，争着爬上她的怀里。显然，辛勤的工作决不徒劳，日夜经心的保育也没有落空，五十来只羊羔已健康地成活了。这是司琴高娃结婚以后生活的一页。她自己觉得她和吉热格拉已经是在走向集体，走向幸福，走向美好生活。

一九五四年四月五日

